

嗜血浪荡帮



卧龙生 著 (3)

I247.5

2271

(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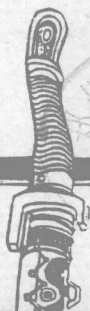


轻院图 0018368

帮4浪血

!018368

第三册



请按下列期限还书

1995年10月27日

郑州轻工业学院图书馆



绝横尸殿内。

岳云峰见状暗惊司阴秀士武功卓绝，微微叹息道：“略施惩戒即可，山主执法也太严重了！”

司阴秀士道：

“云寒门规严峻乃犯者必死，尊驾明白说出来意？”

岳云峰从怀中取出一封公文缄函递与司阴秀士。

司阴秀士接过拆开抽出，只见是抚署信笺，并加盖得有抚印关篆，上书：

“都御史奏报湖南黔阳云寒山妖，司阴秀士私筑宫殿，潜比帝皇，啸聚徒众逾万，意图叛逆作乱，着该抚提调四镇官兵围堵云寒山出入要道，并着带刀侍卫栾光明查明，一经查明属实，该抚得便宜行事，剿灭妖人，夷平宫室，元恶就地斩决，悬首示众。”

岳云峰冷冷笑道：

“此乃湘抚恭上谕命栾某亲自带交黔阳王知县，县令托栾某交与山主一阅。”

司阴秀士面色苍白如纸，顿足叹息道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岳云峰道：

“县令尚有一封私函要交与山主！”

说着索还信函收入怀中，又取出一信。

司阴秀士忙接过，折阅之下，果是县令亲笔笔迹，大意谓：“事虽严重，只有栾侍卫及一武林高手可转圆，嘱司阴秀士礼敬栾侍卫等人，不可稍有怠慢”等语。

因是密函，谅栾光明未事先过目，略一沉吟，司阴秀士将县令密缄收藏放怀，面色恭敬无比，长施一揖道：

“都御史奏报仅凭风闻，以讹传讹，却非事实，栾大人若设法转圆，兄弟必有厚报。”

岳云峰故作沉吟。

那厢云水金石沈小冬暗自焦急，若不得手麻骨散解药，乌珠王英等人必痛苦难禁，多受活罪。

沈小冬更想得妙，换了自己必猝施奇袭逼令司阴秀士交出解药，如此挨延，何时可了。

他殊不知岳云峰用心良苦，万一弄巧成拙，岂非误了乌珠等人性命。

良久岳云峰面有难色道：“上谕命栾某查明回报，倘蒙混覆奏便有一项欺君大罪，若然属实则碍难从命……”

司阴秀士忙道：

“若奏报不实呢！”

岳云峰微笑道：

“山主决不会不知御史例可风闻奏事，但事出必有因，栾某亦有耳闻山主金光洞，金环辉煌，黄瓦飞檐，比之金銮殿毫无逊色，如传言是真，叫栾某如何转圆，若都御史不服又将如何？”

司阴秀士面色频频变异，长叹一声道：

“兄弟那金霞宫壮丽宏伟有之，谓其逾于帝皇宫室则未免过甚其言，务恳鼎力转圆，县令私函谓尚有一武林高手可扭转乾坤，但不知此人是谁？”

“山主!”岳云峰道：

“实不相瞒，你说那人乃当今皇上耳目，举凡武林中一举一动无不奏闻，深得当今恩宠听信，这人谅然山主耳熟能详，乃名震武林的浪荡帮主阮啸林!”

司阴秀士面色一变，道：

“阮啸林威震八荒，兄弟焉有不知之理，不过，兄弟这云寒山杜门却扫，从未与人界往还，金光洞弟子亦严禁不得外出，事有碍难，尚望成全!

岳云峰不禁望了云水一眼。

云水道：

“栾大人，依在下之见，不妨把话索兴说明，任山主自择!”

岳云峰沉吟片刻，颌首道：

“好吧!”

手指沈小冬，接道：

“此童乃阮啸林左右随身剑童之一，奉有阮啸林私函相求山主一事，不过栾某一向公私分明，于县署遇见这三位，曾力拒他们三位随来面见山主，这位金兄恳求同行并言若奏闻是实，立即转面回京!”

司阴秀士眼珠乱转，疑云顿生，道：

“但不知为了何事，兄弟与阮啸林素不相识，看来……”

正说之间，沈小冬取出一封阮啸林手书递向司阴秀士，朗声道：

“山主过目即知为了何事？”

司阴秀士双臂一伸，接过回收之际，岳云峰突两指飞出，迅如电光石火般点在胁下。

只听岳云峰冷笑道：

“人无害虎心，虎有害人意，余老师将杯茶送与山主服下！”

司阴秀士蓦觉全身飞麻，另生锥刺奇痛感觉，痛得张口呵喊。

一杯香茗为云水迅疾灌下，却无法吐出，竟顺着咽喉咕噜噜入腹。

岳云峰两指倏地松开，面寒如冰。

司阴秀士面无人色，苦笑道：

“栾大人这是何意？兄弟并无相害之心！”

岳云峰冷笑道：

“方才山主接奉阮啸林手书时，目光闪烁不定，分明心怀异心，意图叵测，栾某久闻云寒山擅用邪术后迷心乱性药物，这茶内无疑放置乱性药物，服下后终身听命于贵山，而且按时发作奇痒难忍。”

茶内实是有麻骨散，未有乱性药物，麻骨散药性发作，骸骨生出麻痒感觉，发自骨髓内抓捏无着，一个时辰内发作四次，每次约莫柱香功夫渐渐消失，端视服量多寡，其痛苦感觉亦有轻重。

司阴秀士摇首答道：

“茶内实无迷心乱性药物，服下后只是暂时失去功

力。”

岳云峰哈哈一笑道：

“真的么，两位兄台，尚有二杯香茗，谓喂服山主！”

司阴秀士骇得面无人色，因被岳云峰点住穴道，两臂绵软乏力，忙道：

“桀大人……”

云水金石两人不由分说，卸下司阴秀士下颚，两杯香茗强行而下，迅即将颚骨合启。

司阴秀士心内怨毒已极，却无计可施，南天殿消息机关内暗藏数十道锐利目光，将殿内一举一动瞧得清晰无遗，但为投鼠忌器，不敢妄举。

三杯香茗入腹，药量奇重，司阴秀士药性已发作，其痛苦神情非墨诸可以形容。

岳云峰面寒如冰道：

“药性已然发作，是否真如山主所言暂时失去功力？”

伸掌一拍司阴秀士，穴道顿解，但腿弯处只觉针刺了一般，不由自主地跃起四五尺高下。

司阴秀士知自己谎言已为识破，仗着功力已复，强忍着麻骨发作之苦，双眉一振，欲待借力穿出殿外，却腰部忽出重坠之感，身不由主地落了地来，百忙中犹未忘解除麻骨散毒性，伸手欲解肋下葫芦，但触手成空，朱红葫芦已失，跌跌倒地，豆大汗珠冒出，面现恐怖之色。

“山主你这是误人误己！”

岳云峰道：

“其实栾某不赞同阮啸林使者随者所为，因恐山主滋生误会藉机要挟。”

司阴秀士颤巍巍地立起，道：

“兄弟并无此想法！”

岳云峰淡淡一笑，目视沈小冬道：

“你把阮啸林书信给山主过目！”

沈小冬道：

“小的遵命！”

取出书信双手递与司阴秀士，神态恭敬。

司阴秀士接过双手颤抖不止，费尽艰辛拆阅，只见阮啸林书内前半均云倾慕神交已久，只恨无缘拜望，字里行间恭维备至，后半概述迩来江湖杀劫后生，动乱频仍，自称深受廷眷，暗膺绥靖武林重任，深知责重任艰，得道多助之理，他日欲借重之处，请鼎立襄助等语。

此刻麻骨散毒性发作之苦已至颠峰，渐渐减轻，但司阴秀士已是汗泪交加，道：

“栾大人，可否请将解药赐还！”

岳云峰毅然答道：

“不行，栾某在未查明事实及平安离开云寒之前决不交回解药，更需观察此药药性究竟如何？是否致人于死！”

司阴秀士黯然苦笑道：

“云寒自兄弟掌门以来从未妄害过人，此药名为麻骨散，服下后自骨内发出麻痒感觉，发作轻重服视下药量多寡而定，每时辰发作四次，为时不过柱香功夫，武功不致

散失，但发作之苦纵有武功也不能随心所欲，令人生出恐惧沮丧之感。”

岳云峰道：

“既无致命之毒，山主大可放心，栾某言而有信，待察视金霞宫有无潜制及安然离去之前，一定交回解药！”

司阴秀士点首道：

“好吧，兄弟这就领栾大人四位前去金霞宫！”

沈小冬趋前一步，抱拳躬身道：

“山主是否应允家主人所求？”

司阴秀士不禁一呆，道：

“贵上来函仅谓他日倘欲借重之处，还望鼎力襄助，并未肯定！”

沈小冬忙道：

“家主人之意，日后缓靖武林，必难免血腥杀劫，漏网邪恶必到处寻求藏匿之处，倘奔至贵山相求山主保护，再鼓弄如簧之舌，未必山主为之意动，那时兵戎相见，只恐雪峰有覆巢之祸，是以家主人愚意须一纸覆函订盟，并乞赐一件信物。”

司阴秀士心中虽不愿，无奈作法自毙，为麻骨散所制，不禁猛一横心，慨然应允道：

“云寒闭关自守，从不过问武林是非，如今从权且破例一次。”

击掌数声。

殿后疾步走来一麻冠老道，面色沉肃森寒。

司阴秀士道：

“速取文房四宝！”

麻冠老道转身趋入殿后取来文房四宝，不致一语躬身退去。

司阴秀士振笔疾书，封好缄书，并解下胸前悬挂一方玉佩交与沈小冬，道：

“请回覆贵上，本山绝不接纳武林人物，玉佩为信，以五年为限，如云寒能有助益处，定当效命，但认佩不认人！”

沈小冬接过抱拳致谢，面露欢欣之色。

岳云峰豪笑一声道：

“其实阮兄亦是多虑，以他一身旷绝所学，望重武林，缓靖江湖乃轻而易举之事，只惜栾某并非布衣，无法插手过问！”

转而忽目注司阴秀士，似有深意慨叹一声道：

“栾某深谙星鉴之术，乍见之下即睹山主，晦煞之气直冲华盖，孽重祸萌，不出十日期内，云寒必遭巨变，奉劝山主，常在心田多种福，不可逆理而动，慎戒可保善终。”

司阴秀士闻言不禁毛骨悚然，脊骨直冒寒气，合掌道：

“兄弟敢不谨遵教诲！”

说着敬请岳云峰前往金霞宫。

南天殿外聚立着众多云寒高手，个个面现忿怒之色。

司阴秀士大喝道：

“此乃青云子之过，本座亦有统驭不严之罪，你等还不散去！你等是否欲将云寒山置于万劫不复之地么？”

云寒高手闻言迅即星散而去。

金霞宫位于云寒山绝顶，云寒山四人随司阴秀士前去迅即转返。

司阴秀士独自一人相送岳云峰四人出得辖禁以外，但他已三发麻骨之苦，汗流遍体，振颤难禁。

四匹座骑尚禁在原处，岳云峰取出朱红葫芦交还司阴秀士，微笑道：

“栾某得罪，谨以璧还，传闻失实，栾某当据理明奏，再请阮兄暗中打点谅然无事，但山主谨记十日期内贵山必生巨变，智者顺谋必能化解！”

言毕，向沈小冬手中接过缰绳，四人一跃上骑，风驰电掣奔去。

司阴秀士忙倾出解药，吞了三粒，长吁一声，身影迅快如飞没入深林密莽中……

……

四人征骑如飞，晴空一碧无际，心情自是舒畅无比，尤其是沈小冬只觉有生以来头一遭对旁人心服口服，而且五体投地，不由自主地改称岳云峰为大叔。

金石哈哈大笑道：

“瞧你这小猴子，眼高于顶，怎么突然会恭顺起来了，居然改称公子为大叔？”

沈小冬面色一红道：

“人家打从心眼里就钦佩大叔么！这有何不对？我看小叫化再学十年尚难和岳大叔相比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就凭这点小叫化永远无法办到！”

云水淡淡一笑道：

“小叫化，如你相从岳大叔一年半载，你非改口称祖爷爷不可！”

沈小冬知他们两人有意捉弄取笑，两眼一翻道：

“只要岳大叔愿意，随便称呼什么小化子都心甘情愿。”

云水金石两人相视启声大笑。

金石忽道：

“公子，莫非你是说十天期内云寒山有变，已起灭除司阴秀士之心？”

岳云峰颌首答道：

“只待麻骨散毒性解除，乌珠公主等一行安然上路后，立即来除元恶！”

沈小冬急道：

“大叔，方才为何不制司阴秀士死命，亦可省掉多费一番手脚！”

云水笑道：

“小猴儿你知道什么？岳大叔从不妄杀一人，杀之须使云寒山众心服口服，方才杀之，岂可带来无穷后患，冤冤相报，何时得了！”

前路遥见炊烟袅袅，隐见云树之后几户人家，金石

道：

“驿站在望，看来他们已早到多时了。”

沈小冬突目露诧异道：

“大叔，你把解药交回司阴秀士，现在赶去麻竹砦怎有解药？”

岳云峰勒鞍停骑，由怀中取出一只细颈瓷瓶，微笑道：

“大叔已偷取了半瓶，想来足足有余了。”

沈小冬不禁目张口呆，怎么也想不出岳云峰如何换取半瓶麻骨散解药的，自己与岳云峰形影不离，至不济也可瞧见丝毫异处。

此刻，沈小冬才明白确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自己这点儿功夫不过萤火之光，难与中天皓月相比。

蓦见岳云峰面色一变，振臂穿空飞起，宛如鹰隼，猛向道旁林中扑下。

林木深处亦腾起一条身影，双掌推出一股狂飚望岳云峰撞去，如山重压，力逾千钧。

只见岳云峰身形仍然扑下，似卸化推来雄浑掌力于无形，两条身影堪堪撞向一处，岳云峰右手五指疾如电光石火般已扣在那人腕脉要穴上。

一声凄厉惨嗥出口，岳云峰已扣带着那人身形一落，触及树干借力反身飞回原处。

那人正是南天殿所见的麻冠老道，已七窍沁冒黑血自绝而死。

云寒山金霞宫矗立于象鼻峰绝顶，山形险峻，烟云浩郁，半岭之上突转陡峭，下丰上锐，形如象鼻，孤耸云表，峻拔百丈，云峰群岭均皆臣伏其下，宫宇壮丽辉煌，丽日映射下霞光万丈，登临其上，天风荡袂，岫云逸飞，碧翠连空，山川如画，不禁令人浩阔心胸。

象鼻峰南麓终年云雾迷绕，难得一见阳光透射，参天古木密盖如茵，瘴雾郁勃，蛇豸横行，误入者必死，云寒门人亦视为畏途，立有禁例，不得妄入。

但峭壁之下亩许方圆独见朗明，数十株古柏奇松环绕一幢石筑小屋，附满碧苔，若非预知几无法分辨，疑为崖岩。

古柏凌干参天，环匝合抱，松柯尤奇，纠枝连荫，横枝斜攫，龙鳞鬣干，飘枝垂颡，飘曳送涛，其龙虬凤翥继接翔飞之态，奇逸千古。

这日阳光煦和，微风如吟，穿隙映日，铺地成锦，使人有种百脉舒畅感觉。

石屋内忽见缓缓走出一个老道，顶发斑白，束布成髻，一件道袍百补千绽，破旧不堪蔽体，面布皱纹，背部伛偻，手提一只竹篮，遍走松下逐处摘取松茸。

密林中一条人影疾闪掠出，现出年岁约莫廿五六面目阴冷少年，背悬蓝布包袱隆起如丘，却双手紧握一条褐鳞巨蛇，长约七尺，首尾犹自蠕蠕摆动，尚未全僵。

伛偻老道目睹此少年走出，不禁大感惊异，道：

“施主为何来此，十数年来人迹罕至，林中瘴毒奇重，

中人必死无疑。”

言下不胜骇诧。

少年微微一笑道：

“道长无须惊诧，在下须拜谒牧虎翁，还望通禀！”

伛偻老道摇首黯然一笑道：

“此处并无牧虎翁其人！”

少年哈哈大笑道：

“道长何须欺骗在下，这条巨蛇即可治愈牧虎翁失明双目，烦请道长与牧虎翁一提三十年往事天台慈航，孤雁南飞这句话犹能记忆否？”

伛偻老道闻言目中泛射惊喜光芒，正待答言，石屋内忽传出微弱苍老语声道：

“定明，请这位少施主入内，贫道守候已久了！”

少年随着伛偻老道步入石室，前室中间砌筑高约三尺石坛，幽暗如暮，只见一瘦小枯干，须发霜白老者端坐于蒲团上。

道者长叹一声道：

“廿四年岁月如沦鬼域，此情此景何以堪，少施主是否乃古瑞仙老友入室弟子？”

那少年道：

“时刻无多，容晚辈与前辈施治，稍时司阴秀士，必前来此处。”

说时左手五指抓紧蛇身七寸上，右手取出一柄锋利匕首，剖腹取出蛇胆，请牧虎翁服下，随向伛偻老道微微一

笑，命将此蛇烹食，最是滋补，可增长功力。

伛偻老道接过走去。

那少年又取出三颗丹药，道：

“前辈请服下丹药，晚辈与前辈打通穴道，气运雷丸九府直冲玄关，谅可功力恢复如常！”

牧虎翁笑道：

“神卜怪医高足必青出于蓝胜于蓝，老朽当然信得过，不过少施主须将尊姓大名见告？”

少年答道：

“晚辈岳云峰！”

牧虎翁道：

“原来是岳少侠！”

遂不再言语，接过三颗丹药吞下……

……

麻竹砦——

乌珠公主躺在竹榻上，又经过了一次麻骨散毒性发作，她紧张无比总算度过了无数次痛苦，却说不出滋味的苦楚。

由于王英向她吐露已命丐帮小叫化赶往岳州寻觅岳云峰赶来相助，增加了她无比的信心。

但她久受折磨，消瘦了不少，云鬓不整，面庞亦已无复当日的珠圆玉润。

蓦地——

房门外现出一条人影，她以为是岳云峰，不禁芳心大

喜，待瞧清楚了，却是金石，杏眸一张，翻身坐起，道：

“金大侠，岳大哥咧！”

金石含笑走入，手掌托着一粒丹药，道：

“公主先服下这粒解药再说！”

乌珠公主服下解药，凝眸问道：

“只你金大侠一人赶来相救么？”

金石道：

“公主放心，你岳大哥不来何以能到手解药？不过他又匆匆独自一人去了云寒山！”

乌珠公主一听岳云峰又去了云寒，面色顿现黯淡，惆怅无似。

这时，王英及西域高手纷纷进入乌珠公主房内，云水随后入得房来，目睹乌珠公主神色，心中自是了然，不觉笑道：

“公主别来无恙？”

乌珠公主顿一顿足，嗔道：

“在京城时，我坚决不回西域，即因云大侠苦苦相劝，我才勉于同意，早知如此，我也不致受此折磨了！”

云水正色道：

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，公主经此苦难，日后将一帆风顺，永无灾罹，岳贤弟坚请公主回西域一行，其用意有二！”

乌珠公主诧异道：“难道还有深意么？云大侠说说看？”

云水道：“房玄老叫化精擅星鉴之术，瞧出公主面有晦